

日常事物掌故叢書

神鬼怪

楊蔭深編著

世界書局印行

日常事物
掌故叢書
神仙鬼怪

三五・一・初

實價國幣

外加運費

版權
所有
不准
翻印

編著者 楊蔭深

發行人 李煜瀛

世界書局有限公司代表人

出版者 世界書局

發行所 世界書局

日常事物掌故叢書總序

我們日常生活之中所見所聞的事物，真是至繁且夥，不勝枚舉，就這許多事物裏面，除了一小部分是最近統籌國民生計者外，大部分可說古已有了的。可是人們多不注意，這大部分事物是怎樣來的？而且自古至今，一定經過許多變遷，又是怎樣的？大家差不多都安之若素，不想追究的了。是的，這許多事物，定要一一追究其來源，對於我們生活有什麼關係呢？佳節到了，就是佳節。神仙鬼怪，有許多人還要迷信着，有許多人已經不迷信了，信也好，不信也好，又何必再去追究牠呢？至如我們的衣食住行，以及禽獸草木之類，有許多人正在研究作爲專門的學問了，也何必你一一去追究牠的來源呢？

說這樣話的人一定很多，尤其是科學落後的我國，過去有許多記載都是靠不住的，如禽獸草木等類，非根據現在新的研究方法不可，若仍迷戀於古人的記載，錯誤一定是很多的。至於其他的事物，現在也正在改進之中，舊的早已廢棄了，新的正不絕地在產生，我們只有向前研究，爲什麼還要回來開倒車呢？

可是儘管有人對我這樣說，我總覺前人的記載還是值得我們現在去留戀的，尤其是我們中國人，更應愛護中國過去的文化。錯誤的正可把牠改正，不錯誤的當然要把牠更發揚出來，使知前人研究，也並非完全是不對的。我因爲自己有歷史癖，明知道有許多是附會依托的，卻也喜把牠摘錄下來，作爲古人對於某事某物的一種說法。因爲隨時的摘錄既多，便想把牠整理出來，這就是我編寫這部「日常事物掌故叢書」的一個小小動機。

提起掌故，好像就是軍國大事，典章制度的故實了。但是我現在所說的，卻是一些日常的事物，這裏只是人人日常所接觸的事物，沒有一件是國家宏制偉典的。原來掌故只是故事而已，所以日常事物也未始無故事可言，只因中國舊有掌故之說，所以我也把牠移來了。這是我定名為「日常事物掌故叢書」的一些簡單意義。

上面已經說過，日常事物是至繁且夥的，我要把牠一一說盡，當然事實上是不可可能的。所以我所編寫的是日常事物中最主要的一部分。歲時令節是我們每年每月所要遇到的，所以我把牠來編寫。神仙鬼怪有許多人現在正還迷信着，可是牠們最初究竟怎樣的，說明了也就平凡極了，所以也列為一門。至於我們日常所必需的衣食住行，以及日常所見到的禽獸草木之類，自然也有一談的價值。大約每種都想談牠一二十種，每種也並不想詳加考據，只是隨便舉證，作為已往是怎樣的，現今又是怎樣的，給讀者一個原委而已。這部小叢書是想給讀者一個常識看的，不想求其深奧，而且還想求其生趣，所以其中頗採了不少有趣味性的故事，以供讀者茶餘酒後的談助。這是「日常事物掌故叢書」的一些內容大略。

本叢書範圍很廣，各方面簡直都有。我自問無此博識，可以勝任愉快。只是本叢書並非專門研究，僅將前人載籍所記錄的，作一番轉述而已，所以門類雖廣，我尚能勉與應付。不過錯誤之處，仍所難免，是在讀者的指正了。又本叢書每冊或有附錄，大率為行文方面便利起見，未能在正文詳述的，就在附錄裏錄及；同時因為有許多資料，正可作正文的對證和參考，所以也把牠附在最後了。

最後，我要十二分感謝陸高誼先生鼓勵我寫成這一部小叢書得以順利地在世界書局出版使與讀者相見，否則我無此鼓勵，恐怕永遠不會寫成這部小叢書的。

楊蔭深三十四年二月四日

序

神仙鬼怪之說，大多倡自道教之徒，所以愚惑人民以信其教，其說或本諸古代傳說，或襲自西來佛經，加以虛飾，及種種附會之談，於是除人間以外，儼若別有所謂神仙與鬼怪諸世界者，其荒誕無稽，原無置辯價值。惟今人仍有奉之唯敬的，抑若實有其物，真有其事；而對於這些神仙鬼怪的由來，卻未暇深究，以致明被欺瞞，還是深信無疑。本書雖云掌故，除考究其由來以外，亦隱示以人們對此四物，實不足信。不過因篇幅有限，不能盡述，故所載僅爲日常所習見習聞者的二十種。舉一反三，是在讀者。當今之世，雖科學已見昌明，然迷信之舉，仍不能廢，則此書之作，當亦並非完全是浪費無意義的事罷！

著者 三十四年四月二十二日

目次

一	玉皇	一
二	三官	三
三	泰山神	四
四	城隍神	六
五	文昌	九
六	關帝	一一
七	竈神	一三
八	門神	一六
九	財神	一八
一〇	土地	一九
一一	天妃	二一
一二	觀世音	二二
一三	西王母	二五

一四	八仙	二七
一五	張仙	三八
一六	閻羅	四〇
一七	鍾馗	四三
一八	五通	四五
一九	白蛇	四八
二〇	狐妖	五二
附錄		六〇

神仙鬼怪

一 玉皇

人類未開化以前，以爲冥冥之中必有神爲之主宰，而神亦如人類名目甚多，要以天爲百神之長，由天再化生諸神。其後雖文化逐漸進步，而對神的尊敬，仍不能或減，於是如古代帝王，無不祭祀諸神，尤以天神最爲重視，天子且築壇以祭，儀式十分隆重。此種天神或單稱天，昊天，皇天，或複稱天帝，上帝，昊天上帝，當然只是設想而已，以爲真有這樣一個偉大的神在上主宰，下臨萬民的。

但自道教興後，則對天又有特別信仰，編造種種神話。道教本推崇老子爲祖，然其後則不崇老子而崇天，抑若其教非創自人類，乃由天所降賜的，其說妄誕，自不足據，但因此民間亦信天有真神，而此真神卽普通所謂玉皇上帝，在道家所謂元始天王或元始天尊者是。如晉葛洪枕中書云：

昔二儀未分，溟滓鴻濛，未有成形，天地日月未具，狀如雞子，混沌玄黃，已有盤古真神，天地之精，自號元始天王，遊乎其中。溟滓經四劫，天形如巨蓋，上无所係，下无所依。天地之外，遼屬無端，玄玄太空，無響無聲，元氣浩浩，如水之形。下無山嶽，上無列星，積氣堅剛，大柔服維，天地浮中，展轉無方，若無此氣，天地不生。天者如龍，旋迴雲中，復經四劫，二儀始分，相去三萬六千里。元始天王在中心之上，名曰玉京山。山中宮殿，並金玉飾之。常仰吸天氣，俯飲地泉。復經二劫，忽生太元玉女，在石澗積

血之中，出而能言，人形俱足，天姿絕妙，常遊厚地之間，仰吸天炁，號曰太元聖母。元始君下遊見之，乃與通氣，結精，招還上宮。當此之時，二氣網緇，覆載氣息，陰陽調和，无熱无寒。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並不復呼吸，宜氣合會相成，自然飽滿。大道之興，莫過於此。結積堅固，是以不朽。金玉珠者，天地之精也，服之與天地相畢。元始君經一劫，乃一施太元母，生天皇十三頭，治三萬六千歲，書爲扶桑大帝，東王公，號曰元陽父。又生九光元女，號曰太真西王母，是西漢夫人。天皇受號十三頭，後生地皇十一頭，地皇生人皇九頭，各治三萬六千歲。於今所傳三皇天文，是此所宜，故能有諸天上大聖及地下神靈，无所不制，故天真皇人，三天真王，駕九龍之輿之是也。次得八帝，大庭氏，庖犧，神農，祝融，五龍氏等，是其苗裔也，今治五嶽。

此蓋襲古代盤古氏的傳說，全爲神話而已。而一方面當也參之以佛經，故作玄妙之談，如隋書經籍志云：

道經者，云有元始天尊，生於太元之先，稟自然之氣，冲虛凝遠，莫知其極。所以說天地淪坏，劫數終盡，略與佛經同。以爲天尊之體，常存不滅，每至天地初開，或在玉京之上，或在窮桑之野，授以祕道，謂之開劫度人。然其開劫非一度矣，故延康，赤明，龍漢，開皇，是其年號，其間相去經四十一億萬載。所度皆諸天天仙上品，有太上老君，太上丈人，天真皇人，五方天帝及諸仙官，轉共承受，世人莫之豫也。自云天尊姓樂名靜信，例皆淺俗，故世甚疑之。

而天尊居然也有姓名，是殆與人類無異，設想可謂奇離極了。此外枕中書又說「玄都玉京七寶山，周迴九萬里，在大羅之上。城上七寶宮，宮內七寶臺，有上中下三宮如一宮城，一面二百四十門，方生八行寶林，綠葉朱實，五色芝英。上有萬千種芝，沼中蓮花，經度十丈。上宮是盤古真人，元始天王，太元聖母所治，中宮太上真人，金闕老君所治，下宮九天真皇，三天真王所治。」這就是玉皇所住的地方，是在大羅天之上。至元始天尊

何以稱爲玉皇則以天尊居於玉京，故得此別稱。然或始於小說家言，如西遊記之類，即有玉皇大帝之說。日人小柳司氣太道教概說亦云：「元始天尊又稱玉皇上帝，其關係無明確記載」云。

二 三官

三官謂天地水三官，其說始於道家，古所未有。按三國志張魯傳注引典略云：

「光和中，漢中有張脩爲五斗米道，使人爲姦令祭酒，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習，號爲姦令爲鬼吏主爲病者請禱。禱之法，書病人姓名，說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沈之水，謂之三官手書。使病者家出五斗米以爲常，故號曰五斗米師。實無益於治病，但爲淫妄，然小人昏愚，競共事之。」

此卽三官之由來，無非愚民而已，毫無意義可言。張脩實爲張衡，蓋傳云「魯祖父陵，陵死，子衡行其道，衡死，魯復行之。」典略有誤。其後至於北魏，又有三元之說，卽今所謂上元中元下元。清趙翼陔餘叢考云：

張衡等但有三官之稱，而尙未謂之三元。其以正月七月十月之望爲三元日，則自元魏（卽北魏）始。魏書孝文帝以太皇太后喪，詔令長至三元絕告慶之禮，是三元之名，魏已有之。蓋其時方尊信道士寇謙之，三元之說，蓋卽謙之等襲取張衡三官之說，而配以三首月爲之節候耳。冊府元龜：「唐開元二十二年十月勅曰：道家三元，誠有科戒，今月十四日十五日，是下元齋日，都內人應有屠殺，令河南尹李適之勾當總與贖取，並令百姓是日停宰殺漁獵等。自今以後，兩都及天下諸州，每年正月七月十月三元日起，十三至十五，兼宜禁斷。」宋史方伎傳：「苗守信精道術書，上言三元日上元天官，中元地官，

下元水官，各主錄人之善惡，皆不可以斷極刑事，下有司議行。」此三元之名之原委也。

按今民間仍奉行三元，尤以中元爲甚。蓋皆由古代信道諸君所提倡而來，其意義實不堪問。又以正月七月十月三個月茹素，或擇每月一七十三天茹素的，名爲三官素，也無非爲信仰天地水三官，可以治病而長生。然誠如典略所云「實無益於治病，但爲淫妄」而已。

三 泰山神

我國古以泰華衡恆嵩五山爲東西南北中五嶽，嶽皆有神，要以東嶽泰山爲最著稱，稱其神爲東嶽大帝，立廟祭祀，不限泰山一區，各地也多有之，且有治鬼之說，一如釋氏的閻羅王，因此很爲民間所信仰，而其說則較閻羅爲尤古。按後漢書烏桓傳云：「其俗謂死者神靈歸赤山，如中國人死者魂神歸岱山也。」岱山卽泰山，可知漢時已有其說。又同書方術傳云：「許曼少常篤病，三年不愈，乃謁太山請命。」亦以泰山神主人生死之權，所以至晉張華作博物志，遂云「泰山，天帝孫也，主召人魂。東方萬物始，故知人生命。」泰山乃天帝孫，當然是神話，惟因此可知泰山所以能知人生命，實是由東方萬物始傳會而來。因爲泰山在東方，東方在古時以配春，春是萬物始生的時候，既知其始，自然又知其終，所以乃有知人生命之說。以此推論，在古代可信以爲真，在現代當然是不通了。

東嶽之有神，原是以山爲神而已，但後世居然也有人鬼而爲東嶽神的，一如閻羅王時常有交代的專，

其說固然荒誕不足信，但也可見東嶽治鬼與閻羅同，如三國志蔣濟傳注引列異傳云：

蔣濟子既死，夢於其母曰：「兒今爲泰山伍伯甚苦。有謳子孫阿將死爲泰山令，乞豫屬之。」母以告濟，濟往托焉，未幾阿果死。月餘，濟夢兒來言：「阿爲令，使兒得轉錄事矣。」

是以孫阿爲泰山令的。又如南史沈僧昭傳云：

僧昭別名法朗，下事天師道士，常以甲子及甲午日夜著黃巾衣，褐醺於私室，時記人吉凶頗有應驗，自云爲泰山錄事幽司中有所收錄，必僧昭署名。後謂人曰：「吾昔爲幽司所使，實爲煩碎，今已自解。」乃開匣出黃紙書，上有一大字，字不可識。曰：「教分判如此。」

這是更爲奇談，居然陰陽皆通，殆如後世所傳包拯爲閻羅了。又如北史段暉傳云：「有童子與暉同學，二年將去，謂暉曰：吾爲泰山府君子，東敕游學，今將歸。言終騰虛而去。」泰山居然還有兒子，說更奇特，但宋吳會龍改齋漫錄，亦記泰山有子，且有五人之多。據云：

京東父老相傳東嶽天齊仁聖帝有五子，惟第三子後唐封威權大將軍，本朝封炳靈侯。哲宗元符二年六月，始詔封四子，長爲裕靈侯，次爲惠靈侯，第四子爲靜靈大師，第五子爲宣靈侯。

這種當然無據，所以只說相傳而已。但必是道家附託，於是泰山本身以外，又有所謂子了。至天齊之號，始於唐玄宗，玄宗封禪泰山，加號天齊。宋時眞宗大中祥符元年，又詔加仁聖天齊王，五年又加爲天齊仁聖帝。元時世祖至元十八年，詔加天齊大生仁聖帝。實則天齊故有其祠，不能加於泰山，如清趙翼陔餘叢考云：

天齊之名，蓋本史記封禪書：「齊所以爲齊，當天齊也。」故假借用之，以爲峻極于天之意。然封禪書：「八神祠，一曰天主，祠天齊，居臨淄南郊。」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父。」則泰山與天齊各爲一祠，本不相涉。況天齊云者，謂當天之中，如天之騰也。今乃不顧其本義，但取其字之可通而剽附會之，蓋出于張說之舞文也。

此外據五嶽真形圖云，泰山神姓歲名崇，則不知何據。唐段成式西陽雜俎又以爲劉翁，其說云：

天翁姓張名堅，字刺渴，漁陽人。少不羈，無所拘忌。常張羅得一白雀，愛而養之。夢天劉翁責怒，每欲殺之。白雀輒以報堅，堅設諸方待之，終莫能害。天翁遂下觀之，堅盛設賓主，乃竊騎天翁車乘白龍，振策登天。天翁乘餘龍追之不及。堅既到元宮，易百官，杜塞北門，封白雀爲上卿侯，改白雀之胤，不產於下土。劉翁失治，徘徊五岳作災，堅患之，以劉翁爲泰山太守，主生死之籍。

這真是奇談。天翁竟會被凡人奪了高位而反降做泰山太守，不知段氏此說根據何書，抑道家有此傳說的？

四 城隍神

舊時各郡縣皆有城隍廟，廟祀城隍神，管理一城，一如郡縣的有司官。按城隍之名，始見於易泰卦「城復於隍。」清王敬哉冬夜箋記引禮：「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爲蜡。」注：「伊耆，堯也。蜡神八，水庸居其七，水則隍也，庸則城也。」以爲「祭城隍實始於堯時。」然當時尙無城隍之名，且堯時年代遼遠，似未足信。惟春秋有「鄭災，祈於四鄆，宋災，用馬於四鄆」之說，鄆與庸同，亦卽城也，則春秋時確有祀城隍的，然名稱仍不

類。據太平府志云：「城隍廟在府承流坊，赤烏二年創建。」亦烏爲三國時吳大帝孫權年號，是吳時已有城隍廟了。清梁紹壬兩般秋雨盦隨筆，亦以爲「城隍之有廟，則始於吳。」下卽引太平府志之說。然府志不知又據於何書，抑民間傳說如是耶？考正史之記載祀城隍神者，要以北齊書慕容儼傳爲最早，傳云：

慕容儼鎮郢城，始入，便爲梁大都督侯瑒任約率水陸軍奄至城下。儼隨方禦備，瑒等不能剋。又於上流鸛鵲洲上造荻蕩，竟數里，以塞船路，人信阻絕。城守孤懸，衆情危懼，儼導以忠義，又悅以安之。城中先有神祠一所，俗號「城隍神」，公私每有新禱，於是順士卒之心，乃相率祈請，冀獲冥祐。須臾衝風歛起，驚濤涌激，漂斷荻蕩。約復以鐵鎖連緝，防禦彌切。儼還共祈請，風浪夜驚，復以斷絕。如此者再三，城人大喜，以爲神助。

既云俗號「城隍神」，則六朝已有城隍廟，可無疑義。然其時似尙未遍設，故有神祠俗號之說，否則如後世殆成公制，無所謂俗號了。又隋書五行志云：「梁武陵王紀祭城隍神，將烹牛，忽有赤蛇繞牛口。」亦足證六朝確有城隍之祀的。至於唐代，則所祀已漸普遍，惟初年似限於吳越，如唐李陽冰縉雲縣城隍記云：「城隍神祀典所無，惟吳越有之。」其後則張說、張九齡、杜甫、韓愈、杜牧、李商隱等均有祭城隍詩文，所祀已不限於吳越了。宋陸游寧德縣城隍廟記所謂「唐以來郡縣皆祭城隍」是也。至五代後梁時，一度改爲牆隍，如錢鏐有重修牆隍神廟碑記，書大梁開平二年，歲在武辰。顧炎武日知錄以爲「以城爲牆，以戊爲武，蓋以朱全忠父名誠，曾祖名茂琳，故避其嫌名而改。」自是以後，城隍神乃爲人所重視，歷代帝王，多加封號，如後唐廢帝清泰元年，封之爲王；元文宗天曆二年，又封及其夫人；至明初封爵更有等級，但不久廢去，又定其廟制，如

明史禮志所云：

城隍，洪武二年命加以封爵，京都爲承天監國司民昇福明靈王，開封臨濠太平和州，蘇州皆封爲王，其餘府爲監察司，民城隍威靈公，秩正二品，州爲監察司民城隍靈佑侯，秩三品，縣爲監察司民城隍顯佑伯，秩四品，袞章冕旒，俱有差，命詞臣撰制文以頒之。三年，詔去封號，止稱某府州縣城隍之神；又令各廟屏去他神，定廟制高廣，視官署廳堂，造木爲主，毀塑像昇置水中，取其泥塗壁，繪以雲山。

然其後似又恢復原制，至今各地城隍神除神主外無不再有塑像的。城隍神本爲城隍之神而已，但後世又變爲司民之神。唐張說祭荊州城隍文有「城隍是保，毗庶是依」之說，則當時已有此意了。所以至今有傳說人死之後，必先到城隍神前，然後再至陰府。宋時城隍神還應爲民治祟，如宋洪邁夷堅志所載：

南京張通判之次子患瘵疾累年，危困已極，巫卜者多云有祟，會路當可與數客經過，張聞其行法有功，捧刺往謁，乞垂拯救。路至是攝衣正坐，俄見一金紫偉人，當前致禮，聲折足下。路詰之：「爾爲城隍神，知張氏有鬼祟，何不擒捉？」對曰：「見擒在此。」衆不覺肅然，吏卒擁一少年，慟哭久之，問曰：「汝爲誰？」曰：「身是張家長子，生前因不肖，貽怒大人，遂與舍弟同謀見殺。若父怒其子，分所甘受；至於弟殺兄，在理難堪，此某之所以作祟也。」路委曲開諭之，然後從命，倏忽俱不見。

這當然是道士們故示其尊，竟可役使城隍神，但城隍神之應司民事，於此更得一確證了。

又城隍神本來無姓名可言，但至後世有以人死而爲城隍神的，於是城隍神也有姓名了。其始或在宋時，如清梁紹壬兩般秋雨盦隨筆云：

城隍乃主城郭之神，至以神鬼爲城隍者，見於宋史蘇轍傳：「轍殉節於邕州，交州人呼爲蘇城隍。」其後范旺守城死，邑人爲像城隍以祭。本朝查初白先生言，今江西城隍爲灌嬰，杭州城隍爲南海周公，斷其他如粵省以倪文毅爲城隍，雷州以陳馮寶爲城隍，英德以漢紀信爲城隍，諸如此者，不可勝紀。今七月二十四日爲都城隍誕辰，相傳是日爲築城之始云。按明史禮志以五月十一日爲都城隍神誕，則明清是不同的。

五 文昌

俗以文昌爲文學之神，所以舊時學校多崇祀之，文人尤爲信仰，以爲可得功名。相傳神姓張名惡子，居蜀的梓潼，故亦稱梓潼帝君。道家謂帝命掌文昌府事，及人間祿籍。然張惡子實爲一人蛇不經之物，據說後來做陷河神的，如太平廣記引王氏見聞云：

陷河神者，嶺州嶺縣有張翁夫婦，老而無子，翁日往溪谷採薪以自給。無何，一日於巖竇間刃傷其指，其血滂注，滴在一石穴中，以木葉窺之而歸。他日復至其所，因抽木葉視之，乃化爲一小蛇。翁取於掌中戲玩，因箴竹貯而懷之。至家，則咬以雜肉。如是甚馴擾，經時漸長。忽一夕，雷電大震，一縣並陷爲巨湫，渺瀰無際，唯張翁夫婦猶存。其後人蛇俱失，因改爲陷河縣，曰蛇爲張惡子。爾後姚蓼遊閩，至梓潼嶺上，憩於路傍，有布衣來謂蓼曰：「君宜早還秦，秦人將無主，其康濟者在君乎！」請其氏，曰：「吾張惡子也，他日勿相忘。」蓼還後，果稱帝於長安，因命使至閩求之，弗獲，遂立廟於所見之處，今張相公廟是也。是張惡子乃一蛇妖，道家何以命掌文昌府事，實爲莫明其妙。所以如明史禮志云：

弘治中，尙書周洪漢等議祀典云：梓潼帝君者，記云神姓張名惡子，居蜀七曲山，仕晉戰歿，人爲立廟，唐宋屢封至英顯王。道家謂帝命梓潼掌文昌府事，及人間祿籍，故元加號爲帝君，而天下學校亦有祠祀者。景泰中，因京師舊廟闢而新之，歲以二月三日生辰遣祭。夫梓潼顯靈於蜀，廟食其地爲宜。文昌六星，與之無涉，宜勅罷。

亦以張惡子爲文昌帝君，殊不類，故有此議。然明王世貞宛委餘編則信卽此張惡子，而引其所著化書云：

神本黃帝子，名揮，始造絃張羅網，因以張爲氏。周時爲山陰張氏子，以醫術事周公，卒，托生於張無忌妻黃氏，爲遺腹子，詩所謂「張仲孝友」者也。以直諫爲幽王所酷，魂遊雪山，治蜀有功，五丁拔山蛇壓死蛇卽其所化也。尋爲漢帝子，曰趙王如意，爲呂后所殺，魂散無歸。孝宣世，至邛池，其令曰呂牟，卽呂后之後身也。母戚夫人亦生子於戚，嫁張翁，老無子，相與灑血石臼中，祝曰：「我無子，倘得一動物，亦遺體也。」自是感生爲蛇。呂令有馬，乃呂產後身，蛇輒食之。呂令怒，繫張夫婦，將殺之。蛇遂揚海水作雨，灌城邑皆陷，所謂陷河也。以所殺多，謫爲邛池龍，受熱沙小蟲之苦。遇文殊皈依誠，脫罪復生於趙國張禹家，名勳，爲清河令。卒，又生爲張孝仲，時順帝之永和間也。西晉末，復生於越雋張氏，年七十三入石穴，悟道而化，改形入咸陽，見姚萇，後萇入蜀，至梓潼嶺，神謂之曰：「君還秦，秦無主，其在君乎？」請其氏，曰：「張惡子也。」後萇卽其地立張相公廟，唐僖宗幸蜀，神又出迎，帝解佩賜之，還日，賜遺無算。

此言神自黃帝以至唐代，時有顯跡，當然是道家附會之談，然仍知其爲梓潼神而未明與文昌的關係，據清趙翼陔餘叢考云：

按葉石林崖下放言記，蜀有二舉人行至側門張惡子廟夜宿，各夢諸神預作來歲狀元賦，甚靈異。高文虎夢花洲閒錄